

由县档案馆推出的“‘古桐江山’档案文化丛书”第一辑《桐庐简史》，近日已正式出版发行。该书由本县知名作家、学者、县档案馆特约研究员董利荣先生撰著，著名作家、学者梁衡先生题写书名。

《桐庐简史》由“远古遗迹”“汉魏风骨”“唐风宋韵”“元明清风”和“往事今忆”五章组成。《桐庐人文》专栏继续刊载书中文章，向读者生动呈现桐庐悠久的历史文化。

唐风宋韵(二)

潇洒桐庐郡，

千家起画楼。

——宋·范仲淹

宋朝(960年~1279年)是中国历史上前承五代十国，下启元朝的中原王朝，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，共历三百一十九年。宋朝开国皇帝为赵匡胤，故称“赵宋”。

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科技繁荣的时期。

对于桐庐而言，北宋是留下最深痕迹的时期之一，“潇洒桐庐”美誉即源于北宋。幽幽宋韵，传承至今。

那时区划

唐朝末期的光化三年(900年)，吴越王钱镠大笔一挥，把桐庐从睦州划出，改属杭州。然而分水却依然隶属于睦州。

北宋太平兴国三年(978年)，桐庐又被划归睦州管辖。

从唐朝开始，桐庐、分水的行政区划已有记载：“唐宋时期，县以下行政区划编制乡、里。据旧志载，唐时桐庐置40乡，分水则于唐初析桐庐7乡建置(据宋初《太平寰宇记》载：桐庐旧21乡、分水旧14乡)，其乡名、里数无考。”

《太平寰宇记》是北宋初期一部著名的地理总志。由北宋史学家乐史(930年~1007年)撰著。其中只有乡的数量，但乡名和里的数量均无记载。

《桐庐县志》载：

入宋，桐庐置18乡，下辖44里。熙宁中(1068年~1077年)行保甲法，调整区划，合并为11乡，里依旧：

孝泉乡(仁孝乡并入)，辖邑瑞、孝义里；

金牛乡(德政乡并入)，辖甘泉、侯渚、通溪里；

定安乡(迈宁、来安乡并入)，辖桐洲、新兴、中浦、怀仁、横山里；

桐庐乡(衣冠乡并入)，辖通灵、桐溪、温泉、衣冠、左侯里；

质素乡(临源乡并入)，辖常满、仙棋、建善、临源、石门、建福里；

北宋起潇洒(之一)

董利荣

至德乡(移风乡并入)，辖如曾、下村、姚宅、厚伦、潮逆、移风、普贤、白石、冻洲里；

孝仁乡，辖上林、新河里；

水滨乡，辖潭纸、梅林、桃岭里；

常乐乡，辖章邑、丰乐、龙池、守直里；

安乐乡，辖永宁、常山、依竹里；

钟山乡，辖丰义、博子里。

分水置6乡，20里：

安定乡，辖盛塘、太平、都谏里；

分水乡，辖伊山、清化、同山、新义里；

柳柏乡，辖沈丞、怀义、宁泰、塔岭里；

生仙里乡，辖崇信、嘉德里；

生仙外乡，辖普乐、万岁里；

招贤乡，辖贞素、昌化、石壁、延德、毕山里。

元承宋制。

以上这些乡、里的名称，尽管元、明、清各代仍有一些承袭沿用，然而我们今天看上去，却是如此陌生。桐庐、分水共17个乡的名字，唯一保留的就是钟山。绝大多数乡、里的名字，都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。不由让人感慨。

北宋时，桐庐、分水和建德、寿昌、淳化、遂安六县，隶属于睦州，州治所在地在三江口(今建德梅城)。睦州当时有个别名，叫桐庐郡。北宋名臣范仲淹，就特别喜欢用桐庐这个地名。因为范仲淹，桐庐留下“潇洒桐庐”的美誉，范仲淹也获得“范桐庐”的别名。

范仲淹与潇洒桐庐

范仲淹(989年~1052年)，字希文，是北宋杰出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。吴县(今苏州)人。谥号文正。他是北宋初年一位圣贤级人物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宋仁宗景祐元年(1034年)，在朝廷担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因极言“郭后无故不可废”，第二次遭遇贬谪，出任睦州知州。睦州其时别名桐庐郡，范仲淹在诗文信札中喜用桐庐地名。

他从正月出发，一路顺颖河、淮

河而下，经钱塘江富春江而上赴州府所在地三江口(今梅城)。写下《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》《出守桐庐道中十绝》等诗。

在睦州(桐庐郡)期间，范仲淹公务之余寄情山水，吟诗作文，写下一生近六分之一作品。范公在睦州留下三件文化大事，两件发生在桐庐县境内，给桐庐留下巨大的文化财富。

范仲淹在睦州短短的半年时间里，修建龙山书院、建严子陵祠堂并作记、二访方干故里并留诗。后两件均在桐庐县境内，对桐庐人文历史影响颇大。

东汉高士严子陵(严光)“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”的高风亮节，深深影响着范仲淹。崇尚先贤是范仲淹的一贯作风。“为使贪夫廉，儒夫立，是大有功于名教也”，范公首次以州府名义修建祠堂，并亲撰《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》，盛赞：“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从此，“往来桐江船，必拜严子祠”(南宋·赵蕃)。

方干是晚唐诗人，家住白云源(今芦茨湾)，布衣一生，诗名显著。范仲淹曾两次到访方干故里，写有三首诗，称赞方干“幽兰在深处，终日自清芬。”此事对方干后裔激励作用巨大，两宋芦茨一村共出“十八进士”。

范公建严先生祠堂时，绘方干像配祀。后人称此祠为严方范祠。南宋项安世诗曰：“山高水长子陵诗，桐庐潇洒范公诗。又吟处士清新句，蝉曳残声过别枝。”将相隔千百年各具时空的三位先贤相会在一起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范仲淹一气呵成写下《潇洒桐庐郡十绝》，一咏十叹，深入人心：

潇洒桐庐郡，乌龙山霭中。

使君无一事，心共白云空。

潇洒桐庐郡，开轩即解颜。

劳生一何幸，日日面青山。

潇洒桐庐郡，全家长道情。

不闻歌舞事，绕舍石泉声。

潇洒桐庐郡，公余午睡浓。

人生安乐处，谁复问千钟。

潇洒桐庐郡，家家竹隐泉。

令人思杜牧，无处不潺湲。

潇洒桐庐郡，春山半是茶。

新雷还好事，惊起雨前芽。

潇洒桐庐郡，千家起画楼。

相呼采莲去，笑上木兰舟。

潇洒桐庐郡，清潭百丈餘。

钓翁应有道，所得是嘉鱼。

潇洒桐庐郡，身闲性亦灵。

降真香一炷，欲老悟黄庭。

潇洒桐庐郡，严陵旧钓台。

江山如不胜，光武肯教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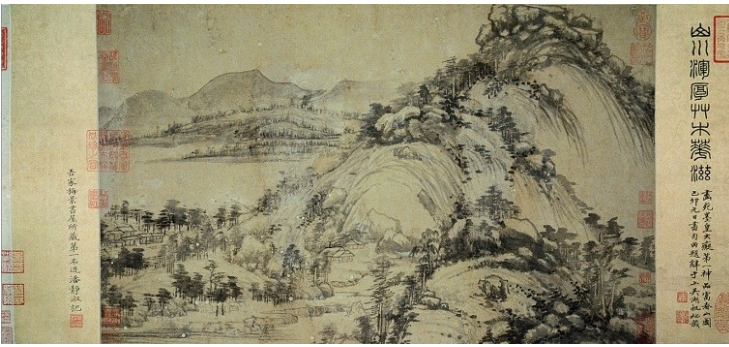
从2008年开始，我持续研读这组诗，写了一系列文章。从理解赏析到分析美学价值再到探究诗中表达的社会观，从艺术性和思想性全面给予阐释。概言之，即“独一无二的气势美、生动可人的画面美、山水清音的韵律美、曲折迂回的结构美、令人回味的意境美、积极乐观的人格美”和“天人合一的生命观、自然和美的生态观、安居乐业的生活观、因地制宜的生产观、人文传承的生态观”。从这组诗我还窥见一轴生态好、生活美、产业旺、文化兴、文明起的千年之前的美丽乡村画卷。

从“潇洒桐庐”到“中国画城·潇洒桐庐”“诗乡画城·潇洒桐庐”，再到“潇洒桐庐郡，中国最美县”，真正体现桐庐的县域和城市品牌，“蕴藏着独特的山水禀赋、深厚的人文积淀和与时俱进的时代元素”。顺便说一下，桐庐那过去是睦州的别名，范公笔下的桐庐也是一个大桐庐的概念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逐渐缩小到桐庐县的范围了，今日我们把郡、县并用，完全符合桐庐实际。

兰石斋杂记(三十一)

慧眼识“剩山”的郦承铨

蓝银坤



兰石斋藏有一件郦承铨先生致黄宾虹先生的信函，兹录之。

宾虹先生老前辈纂席：

书问疏阔，想望为劳！春中，友人蒙文通有海上之行，曾乞致声，又旋知先生入蜀矣！岂以瓜蔓水发浮舟东下欤。叶君过访，奉到印集十册并手教兼悉，开日上日为先生古稀之庆，古之贤人，蓄德游艺者固长享大年，于先生复见之，岂容无以为寿？行当齐心盟薇思所以将意者，但恐陋劣不足博长者一察耳！

尊辑印集，甄择之精，远过恣斋、退楼，至近日雪堂更不可同日而语。值祗领篋愧意，真如入龙宫蛟肆，使人踴跃惊悚者，将安图琼琚之报乎？拙著《建康实录校记》一册，别寄上敬希教之，严风朔雪，惟兴居珍摄，敬颂道安，不佞！后学郦承铨再拜！冬月廿四日。

这是写于1932年冬月的一封信。据黄宾虹先生年谱记载，黄宾虹先生1932年秋入川讲学，1933年春自川返沪。此次川蜀之行，历时半载，登临峨眉、坐雨青城，遍游诸胜，得写生稿近千帧，自谓画近倪、黄简笔。在信中郦承铨先生提出开岁将为黄宾虹先生古稀之庆做寿，并对收到黄宾虹先生所辑的印集评价很高，认为甄择之精超过恣斋(吴大澂)、退楼(吴云)、雪堂(罗振玉)所辑的古印谱。信中所提到的蒙文通先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，近代“蜀学”传人、经史大师，是与郦先生有深厚交往的好朋友，著有《古史甄微》、《经学抉原》等著作。

郦承铨先生(1904年~1967年)字衡叔，号愿堂，又称无愿居士，江苏南京人。国学者承王伯沆先生，于儒学、史学、文字学、版本目录学、古代诗词艺术诸领域均有精深造诣。治学之余，在诗、书、画、印均有涉猎，书法、绘画、鉴赏俱精。曾先后在北京大学、暨南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台湾大学、

之江大学等院校任教。

1950年郦承铨先生调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，担任副主任，从事文物领导工作，致力于古籍书画的抢救整理。元代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是国之瑰宝，自元代至今，历经沧桑，几毁于火，其中一段为海上书画收藏大家吴湖帆收藏，其余部分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。吴湖帆所藏一段(剩山图)，当时有人怀疑为摹本。郦先生力排众议，经浙江省文化局同意并拨款，于1956年底由吴湖帆让归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，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。这件事曾受到种种非议，甚至有人妄论先生购买伪作，使先生蒙受不白之冤。1962年先生在延光室影印本的《富春山居图》上题写了一段话：“一九五六年冬，湖帆所藏富春一角让归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，予实主之，虽事后谤议朋兴，予终不悔也。以全卷既为大盗劫去，留此一角在浙，宁非幸事，至一身之毁誉又何足记哉。”一个甲子后的今天，已不再有人怀疑此画的真伪，《富春山居图·剩山图》已然成为浙江省博物馆镇馆之宝。这是先生的一大功绩，仅此一事，郦承铨先生之名亦将与《富春山居图·剩山图》一起名垂青史。

2024年8月，各大官方媒体报道：为庆祝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开馆一周年，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《富春山居图·剩山图》将对外开放展出，从2024年8月29日起，展期一个月。据统计，这幅旷世名作自1956年来到浙江省博物馆后，出于文物保护因素考虑，展出次数屈指可数，在今年之前仅展出7次。展出期间，除了馆休日以外，参观者每天都需要排队等候，人多的时候甚至要等几小时以上。

展览之年正是郦承铨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，在参观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了解这幅副迹入藏浙江省博物馆的故事，想起参与征集这幅旷世名作的郦承铨、沙孟海等先生呢？

桐庐半程马拉松

杨东增

一声枪响

一万四千金选手跑向了桐庐半程马拉松赛

黄皮肤，白皮肤，黑皮肤

男的，女的

老年人，青年人，甚至是少年人

各式各样的运动背心，运动短裤，运动帽

强大的阵容

瞬间，在迎春南路奔出了起点

路经三江两岸中心，富春江绿道

跨过富春江，又跑回到迎春南路的起点

总程二十一点零九七五公里的磨炼

这支庞大的队伍，把一路的惊奇带动起来

每一双手打着勇敢的拍子

每一双脚把整个空间跑得热血沸腾

一路的奔跑，一路的自勉

全程的观众，全程的助威

同作桐庐半程马拉松赛跑中惊人的画面

在终点，归来的跑越者谁不喜笑颜开

我看见

一个男的搀着一个女的完成了今天的伟业

冠军只有一个，亚军只有一个，季军只有一个

但所有的人都往前冲

所有人在别人敬意羡慕中勇敢战胜了自己

写稿上稿到底是谁的事

——我和编辑的故事

周淑凤

在一个写作爱好者群里，曾发生过一场关于“写稿上稿到底是谁的事”的辩论。一方的观点是“写稿是作者的事，上稿是编辑的事”，另一方的观点是“上稿是编辑的事，也是作者的事”。双方言辞凿凿，唇枪舌剑，难分胜负。

写稿、上稿到底是谁的事？我也是个写作爱好者，因这爱好，得以结识了几位编辑。不过，说是结识，其实并不准确，因为他们中有的我至今不认识，除了从名字上主观断定其性别外，其他一概不知，如《浙江教育报》的三位编辑：范老师、何老师和鄢老师(因没能与他们一一沟通，不敢冒昧写全他们的姓名，均尊称为师，下同)。此外，还有桐庐本地几位编辑老师。我想把我和编辑的故事写出来，让大家去判断，写稿上稿到底是谁的事。

我跟《浙江教育报》结缘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那时，我在乡中学工作。当时，我所在的乡中学只有十几位教师，担负初中三个年级六个班的教学工作。本来大家的工作任务都不轻，因为参加继续教育、教学活动等原因，不时出现换课、调课情况，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师生们都有抱怨，学校领导甚至县教委(教育局)也无能为力，因为老师们都是照通知行事。于是，我决定把这事向《浙江教育报》反映，希望通过本省教育权威媒体，让这事能得到解决，或者，有所改善。

信寄出后(那时没有电脑，纸质稿，通过邮局寄)，我就把这事搁到了一边。没想到，几天后，我收到了《浙江教育报》的回信。拆开信封，里面有一份《浙江教育报》

上面登有我的“大作”，以“读者来信”的形式刊登的，题目没变——《能否有一个两全之策》，内容有删减，简明扼要。随报还有一封信，寥寥数语，感谢我反映问题，并鼓励我以后继续关注教育，多写写文章，落款是范老师的尊姓大名。收到这回信，心里很温暖，因为我只是个校门不久的乡村教师，省报的编辑却如此认真地对待，让我很感动。

以后，我又写了几篇记叙性的小文，如《珍贵的情感》《再说减负》等，寄给了《教育信息报》编辑部(那时《浙江教育报》已更名为《教育信息报》，现仍改回《浙江教育报》)，先后刊登在“求智副刊”，编辑是何老师。

再后来，我又就当时教师跳槽、下海风盛行之事，写了篇评论《再说“善待优秀教师”》，收信方仍如前——“地址+报名+编辑部收”。不久，又刊登了，而且是头版栏目“教育时评”，编辑是鄢老师。

我想，如果我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，我跟《浙江教育报》的缘分可能会持续下去。遗憾的是，因工作变动等原因，我跟它中断了联系，而且，这中断如同我突然变换的工作，没有前奏和过渡，事后也无补救和说明，而当时的我，丝毫没有觉得失礼、不妥，大概因为我跟他们除了写稿、上稿的关系外，无任何私交之故。我当时甚至都没注意到编辑是谁，比如鄢老师，我是因为这次写这篇文章，又找出了当年《浙江教育报》寄给我的这几份有我文章的报纸“复习”，才注意到当时刊登我文章的这期“教育时评”的责编是鄢老师。我想，如果范老师没有随报给我的那封短

信，何老师没有一而再地上我的稿，我很可能也像对待鄢老师一样对待他们——忽略以致毫无征兆地突然“断交”。我是个多么不懂人情世故的作者啊！

认识最多的是本地编辑，因为投稿上稿最多的是本地报刊，如《今日桐庐》(原《桐庐报》)和《富春文苑》。因为次数多，又是本地的，自然有了和编辑谋面的机会，但也都是“君子之交”，如已故“江南故事大王”吴老师，他曾是《富春文苑》的编辑，也是《桐庐报》的副刊编辑。我曾在吴老师去世后写过一篇怀念吴老师的文章，并说出了心中一个积压已久的“梗”——曾在一次《桐庐报》副刊作者座谈会上“老三老四”当面给吴老师提了个不太妥当的意见，但吴老师似乎并不在意，一如既往地上了我的稿。石老师，离休干部，曾是《富春文苑》的编辑。他是个儒雅谦和的长者，说话轻声慢语，他总是以征询的语气表达他的修改意见，偶尔还来点小幽默，比如，我在一篇文章中用了个老家千岛湖方言，石老师建议我改用桐庐方言，并开玩笑说，嫁鸡随鸡，要入乡随俗。缪老师，他和吴老师一样，既担任过《富春文苑》的编辑，又担任过《今日桐庐》的编辑。他是兄长辈的，话不多，似乎还有点腼腆，总是就事论事，公事公办，比较严肃。还有《富春文苑》的美女编辑小钱，她年龄跟我女儿相仿，我跟她最亲热，称她为“小钱”。小钱谦虚、热情，每次我发稿子给她，她都感谢我为《富春文苑》供稿，并发亲亲、抱抱、谢谢之类的“萌萌哒”图，让人很开心。

有几年在《今日桐庐》“君山时